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獻集卷八下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茹澐

文獻集卷八下

元　黄溍　撰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皆嘗從予游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

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緣斯文之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嚴威之狀來謁銘按狀公諱進字仲闕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遇憲宗於和林錫金符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宿衛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其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世祖選用世勞以為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調而儕輩中無以易公

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居
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匠人府副總管
尋以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三朝每
制器以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為降璽
書存護其家實異恩也至于裁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
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識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世祖之定都于燕也公
慨然曰燕故吾土祖父䰟魄能無思乎吾歸其時矣乃

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葬城西十里樊村漆園之原公卒遂葬其塋次夫人陶氏宣德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曰賢佐仁宗欲使嗣其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瑪瑙提舉今以累遷為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國子釋褐為從仕郎章佩監知事庸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

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強者戮弱者俘爲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而使人莫敢犯或自混於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而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爲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於義故君子寧屑爲之公後雖籍是有位序而恒若以爲歉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於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賫志以沒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

門者矣於是陶夫人亦力賛公以教子爲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知位丞相出臨江浙略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異從容一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於家庭者可知矣亨與貞又皆生盛時蒙菁莪豐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庶以慰公於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疇若予工帝曰咨垂實先夔龍降及中古爲民者四人思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

入彼與時汙隆曰予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庾為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迄用一經守為顓門兆玆幽墟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胡景吕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吕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鏈蹐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鏈之藐焉不肖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

振吾祖於幽執事茍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某之曾祖户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先生俱允蹈齋生某生也後顧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茲又仕于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之諸暨人渭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煒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杲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氏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攀攀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為私

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内憂解職先生崎嶇扶侍絶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彷徉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歗歌息偃囂然以樂隤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為文一主乎理至於詩歌儷語率不苟有雜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曰璪曰玖

曰玶亦俱卒孫男五人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為舉子業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廹一中取進士得鄉郡録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兹聖賢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為京朝官者曰仲賢始家於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於君為五世祖南渡時卒葬於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璡樂其地衍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録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

大悦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所居西偏為堂曰静春甃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芰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榮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于煙波莽蒼閒堂中有書萬卷卷卷君手中所校定客至輒相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乃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風収挾小舟以筆牀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遥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識其為世外

人君少敏于學藴積之素俱發於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峰之説上及于考亭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静堂集若干卷龔氏子敬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人推重如此吴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雪事寫為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

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泰次晉皆張出次驄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未行而卒次適顧天麟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吳鄉赭墩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居之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為寤言歌之其

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年是為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銘于金華黄某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實七葉孫勝之

子佑當宋寶元復自永嘉徙於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為君曾祖不耀於時負土葬親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於私史祖恵父駰克謹其承恵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諱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恵之從子作守莆陽晩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茍同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鄭衛著周興衰厥有微意檜曹之末至豳而終否泰剥復循環不窮繼是有

作斯為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夢維彼黍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曷能興周小戎駟鐵風槩雄偉周之為秦噫乎悕矣君性寬厚而無脂韋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鄉鄰有訟必質於君忿鬩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洎楊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義倉以給餉饋桴鼓甫息瘡痍未瘳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移符趣辦吏卒旁午君為代輸竭其貲聚舍北一里大山崇崇火光如

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或陷不死身交木石
君捐私槖以募壯夫排木抉石活者千餘祭其死者用
浮屠法謞言不驚人鬼帖帖君處親舊有施予恩下逮
輿隸莫不訢訢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尹扁字經
尺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于鄉雙桂之徵君既預薦
而不及禄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
仁鳳山先塋之旁君娶于霍子泰蚤世繼室以張有子
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對策鄉校力詆權臣胡公在

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舊學鼎以公故補官廸功
準遣臯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從君避兵為
游卒得卒欲剚君以身蔽焉卒駭而止竟獲兩全其女
有三埒曰王牧程萃黄愷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
稱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巳次道心
士寧其季女則有五埒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
曰六歲吾祖以沒豐貌整容猶記髣髴坐南窗下大樹
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毋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

嘻茲吾孫也言已哽塞炯瞢莫知先人以告乃知其悲
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譔杜甫之沒餘
四十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闒茸不自砥勵挈挈
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為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
亡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某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
曰無固辭庸掇其語播此聲詩為言則俚而近於質刻
諸方珉永賁幽室

道一書院山長戚君墓誌銘

君諱象祖字性傳姓戚字世為婺人戚氏在楚丘者實宋之世家而婺之有戚氏南渡後始著袁州府君如琥與其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東萊呂氏如圭如玉既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間府君亦擢紹興庚戌進士第由國子博士出知袁州積階朝奉郎追贈其父約為奉議郎而其子宋祥以蔭補官為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君袁州府君之曾孫廣德府君之孫也父曰紹入國朝隱居弗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為貞孝先生君天性質直無

崖岸不喜為聰明機巧少服家庭之訓甘於淡泊目不識富貴家華靡事弱冠師事王公元章益達於命義杜門不妄出環堵蕭然有書數十百卷隤然自放處城郭如山林間也用是尊官顯人鮮能知之大德中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吏部以例弗許復用為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訖辭不就夫人義烏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初君之祖父皆娶于朱氏鄉貢進士君之弟六合令

周謂君可妻以夫人歸焉江南之始附也愚民多匈匈不自安君以祖母素嬰心疾慮其驚悸疾愈劇白于父避地翦陽山項之又依外氏居義烏之赤岸君適有遠行而大盜及境夫人獨挈幼稚返于故廬外氏亡奴以脇從將汙其主賴夫人先事奪其狡計而免於禍姻黨咸歎異焉其後家毀于畓夫人力相君作室如其舊而君厭於囂煩遂僑居永康之太平其子宗仁爲象州陽壽縣龍門巡檢以死君念其去家萬里殞于瘴鄉哀之

不置屢形於歌詩夫人尤過乎哀竟以成疾至順元年十二月庚午卒于太平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四君自是忽忽不樂因泛舟遍省先墓俄感痁疾以薦祥事于夫人之日卒於赤岸之别業三月十二月某甲子也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長即宗仁其卒前君七年次崇僧學于許君益之能知經而有文稱其家者也女二長適朱震亨鄉貢進士君之孫次適呂梓孫男六女四崇僧遵治命卜宅兆于義烏明義鄉竹澤之原葬以四年閏三

月某甲子乃自其鄉之前山遷夫人柩合葬焉某之視
君蓋父行也而辱爲忘年交君平居罕與人接而遇某
特厚甚崇僧踳門俾爲之銘併誌夫人事某實知君不
敢辭銘曰
維養也晦以尊其生維居也安以篤其承維歸也潔以
昭其成名之弗晰德則孔有維以有之用諗爾後

胡君墓誌銘

鄞胡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午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

年某月某日葬城西南六十里亭嶺下前事諸孫衰絰哭奉董生復禮之狀踵門再拜請文爲銘予爲之荅拜且辭則又再拜固以請乃次而銘之按狀君諱珙字伯玉本費氏子生七年後胡氏胡氏自君之曾大父祖季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仕籍至君始以材見推擇爲郡列曹掾非好事也用久次司郡倉積勞當序遷輒棄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財未嘗貲以爲俚俗華靡豪縱事尊官顯人慕而與之

交不肯為翕翕熱然於故舊煦煦有恩歲時閭巷相過
雖賤夫幼童必踆踆然與為禮有疑其矯飾者迨君病
革姻黨朋從來問候度且弗起咸有戚色君纊息垂絶
猶舉手加額曰惶恐惶恐疑者乃釋然服其出於至誠
君平生無他好玩獨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
直累百金無所靳晚益聚書搆精舍小溪上延師儒教
諸孫為舉子業葬地實在其西十里君所自辨定也蓋
君於管郭之學甚邃云君娶鍾氏子男六人曰元堅曰

元㢠曰元垚曰元基曰元堂曰元圭女一人未笄孫男十有三人女十人曾孫男二人嗚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後觀君之自信獨樂非能以利澤貽被于人而子孫茂衍若是宜有隱德矣其所恃以為不朽者獨銘也哉

銘曰

維古宅兆視占從違允矣胡君敝志不疑我擇我藏匪卦于蓍有封斯隆有潛弗輝有斐其銘嗣人之思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且言坦之充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晚歷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於科目而場屋事遽廢逮國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發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行矣勉旃無以吾為念也坦銜訓就道尋屬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待顧乃挈挈然齎糧筍書而來者庶幾獲綴下列以酬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顧刻銘冢上

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為子也請其哀其言亟為之答拜而不敢拒也按狀朱氏世居鄱陽之堯山里號著族君之曽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君諱明普字升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静重沉默若有不可犯之色至與人交未嘗不務為卑讓春秋既高族人在父兄行者以十數為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祀

事身親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能隨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侵輒發粟以惠貧之人多德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倘佯煙光水色間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此所以識鄉先生吳君仲迂程君時登吳君存並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焉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館

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為樂丘則應之曰生事死葬人子之職吾安用蚤為哉遇仙翁釋子雖不睦於其說亦不深斥之也同里闞戶山有僧廬先達多講學其中君捐錢葺治以為諸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勲某官次某未仕女二孫男五長即坦次蚤夭次垕次塤次祐女四曾孫男五女一凡

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汙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某竊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彊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巳也銘以慰君亦以昜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顯門父畱子播逮厥孫不以無年輟耕耘果之云剥有本根惟革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作詩可徵我所聞揭辭石章慰營䰟

馮君墓誌銘

閩馮君既卒且葬二十又五年其子庭玉始以書來曰先人之葬久矣而冢上之石未知所刻若有俟也吾子不以庭玉之不肖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懼寖遠或墜闕以重不孝之罪敢奉狀以請惟矜而畀之銘按狀君諱華字君重福州閩縣人曾祖世則祖寅宋大學生父汝箕母朱氏君少力學工為文從父伯震深器重之伯震在太學君不遠千里負笈從之游所接識皆一時鉅

儒望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嘗以漕薦上春官不合將南歸道梗于兵乃即太湖上授弟子業至元十三年大軍下常州有以君名聞其主帥者即日延見問撫安之術版受南劒州儒學教授君私竊以歸養為喜而受之竟不果行因留君為宜興人終其身不復言仕進所居室曰龜峰示不忘故山也以大德四年十一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某月十三日葬清泉鄉黄川之蓮花塢娶吴氏子男一人庭玉也孫男三人女二人君平生所著有

四書直解若干卷文三卷詩五卷樂府一卷藏於家馮氏之先在唐有延珍者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受業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為道州寧遠縣尉而伯震與從弟惟尹俱太學生惟尹之弟惟說與伯震先後擢進士第君雖以隱約終而有庭玉為之子庶幾能亢其宗者敘而銘之所以侯也銘曰

馮奮于閩由杜陵君史軼其傳綸言具存子孫則蕃不

有世祿散處剡邵為三大族孰振以文曰維閩宗逮君之身乃畵弗隆爾公爾侯必復其始我銘孔昭琢石以俟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埜者於君為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鋭遇事機警母没時年甫

十三能佐父理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入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覃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因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沉痾荏苒閱十四寒暑浸成衰弱以天歷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

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茍而無留槀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林鄉佳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

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掇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啚不使年兮過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幽其藏丈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紓其哀兮薦此石章

秋江黄君墓誌銘

君姓黄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别

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黄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珪蚤卒母吴氏守節自誓内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君亦痛自飭勵期無愧於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洎李公以舊學相仁宗賢才彚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寛衣高冠

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恒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㴋口内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為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

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遺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啗蠻法而無從得蠻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遇虎君駭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為節婦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

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於閣學虞公以葬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式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擢寘館閣君以葬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為銘及哀挽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歎曰昔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搆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居

歲餘俄思歸艤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為具衣衾買棺以歛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巳卒曰晉有家學今為徽州教授曰紹為仲氏一鶚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處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

常推禍福成敗之幾開人為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為已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於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於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狥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摭狀所述為之銘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來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已胡有不為而止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發揚在上其藏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外姑夫人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某屬以職事走鄞江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鄞某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

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婦葬有日矣若能為我銘其下棺之石猶泣執紼也惟我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黄氏墓在姜族子或以其地券鬻諸富人有司弗能直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墓在桐川又數毀於盜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改葬縣北甘泉鄉唐塢我叔祖湖南轉運副使焕章府君墓在東南若干步而以吾婦祔焉焕章府君之葬嘗捐田若干畮有畸畀廣陵寺以給歲時饋薦汛掃百役之費寺弗能有也吾釦已槖

得錢若干緡以復田俾歸其舊其併為我誌之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剪製縷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恩補官將仕郎兩家門户方貴盛夫人自守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逮德祐内附外舅既失世禄行省版授處州麗水縣主簿復辭不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

宴娛無異處貴盛時臨終猶不廢櫛沐㳟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壻曰黄潛李法何涓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塤嗚呼潛不敏無以褒敘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與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泰吾不豐約不嗇曰婦之吉恒其德適爾祖姑返玄宅勒兹方珉詔罔極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

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鄞曾祖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撝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説書贈正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齠齓時已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屑與羣兒狎長益純慤視貴游華靡事漠

如也用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禄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公甫十歲怗怗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羣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為文一發于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國朝承平

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榮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録其嗣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卧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逮其既没哀毁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扶其幼穉相依者二十年歲饑斗米十千給疏屬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

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傾之者公靜以處變訖保其遺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粥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饑苦乃爾吾不忍寘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暴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服而莫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冤有遇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果得眞盜人

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健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碩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楊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隲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毋以貧忘古禮毋以毕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藁藏

於家公之葬以天歷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鄉同㚖先塋之側其葬也宣閫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某以銘為屬某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别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絶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殁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逸

事有足徵者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建白收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其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旅于大廷贊其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逝曰吾其寧有謹其藏有伏必興惟文有家

昭以兹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孫也其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于穆陵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謚恭簡祖諱奕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謚莊憲考諱堅兵郎侍郎換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公

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磨綺紈之習而自齒於韋衣

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間差通判安吉州

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

信州路總管判官公拜命即辭不赴閻公復為翰長徐

公琰為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許可或舉公可直

詞林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

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為

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

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衎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為商略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亹亹不倦遇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酣嬉於水光山色間所為詩直以寫其胷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於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巋然獨存耄期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型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災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禕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慧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菜老用公恩為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巡檢次池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憂次沆為伯父昇孫後次汶蚤卒次泌為季父曇孫後次浩女三人孫男三人栻杓與櫂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一人初趙恭人葬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菜老等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為公所

鍾愛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墓旁祔葬焉公與湣之先人生同歲湣每造公未嘗廢子弟禮而公讓不肯當以某為忘年友公次子池緣疇昔之雅故致書及狀來徵銘於某謹備著狀所述為之序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略得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媿於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昭示于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

銘曰

謝公恂恂昔之王孫際今興運共惟帝臣有命自天公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旣壽而康卒全其歸委祉于家燕及胤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終有銘幽墟最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莫先出處發其幽潛式示永古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弼姓李氏世為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祖儀仕皇朝為滏陽令因家焉祖轂以駙馬都尉特默

台分封磁為其大匠局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為衆工所嚴憚積勞陞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郎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公其長也㓜聰慧甫成童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行吾所學耶輒棄去游京師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衛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郵府判官高郵初為路隸淮東宣慰司後更為散府揚州路而宣慰司役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為病公白于奉使宣閫謂復隸宣慰司便因俾公驛聞中書

奏可之揚爲會府歲所需藁秸阻於旆埭而經涉重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皐諸州縣水運爲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盡免焉會福院所設營田提舉司厲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於有司民力以紓甓杜等三十六湖隄僅如綫間有衝決則道路絕而禾稼災公先事爲備修除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聽講有餘力則倡衆繕完公宇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元年秋遷紹興路

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稽貧民之數老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収而傭之疾疫者救療之所全活甚衆患經界之不正則考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鱗集印分兩劵閭官執其左戶執其右鬻産則劵隨之隱沒詭併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而舟檝不通民疲於輸粮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為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惑於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以不孝論

不旬日而葬者以十數有所追呼必循舊法遣牌為信民以不擾有鬬爭逬送者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誘以鄰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既日以無事乃大修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廨驛亭川梁達路有廢舉人誦其政以為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附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戕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言

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為其逃婢者中使督捕甚急公不為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荒責里胥代輸其租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閲視地之肥瘠定為歲入之數募有力者使墾種之有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為功公不茍隨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交章舉公廉能延祐四年夏除承

德郎中書户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是仁宗臨御日久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讜言時適有結交權貴人假樂術以媒進者躐遷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修而得此將何以贊書命待顧問乎同列相視噤不敢出一語公獨奮然奏劾之上初不以為忤會内府市薪炭司出納者侵官尅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其奸章再上未報解印綬徑去羣憸因得投其隙誣奏以所按不實召致詰問賴

近臣力救而止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品為奉議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英宗在儲邸夙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内憂去遂卒于家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祔葬于北庸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

居清要而不忘丘壑自號平壄以見其志平生嗜杜工部詩顔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為樹碑以紀遺愛其立乎臺端抗言無隱真古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逸奉本省照磨官劉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衍所為狀俾某序次而為之銘某竊觀公在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謹撫狀所

述序其行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用昭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蓋將以明先帝之聖德於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滏陽縣君興國忠敏公之孫人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廕入官由永嘉縣主簿辟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郎女三人長適馮思敬次適監察御史董搏霄次未行卒孫男四人女四人銘曰

陽為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績用乃揚侃侃李公蚤

膺殊遇旣疇民庸遂踐朝著來居帝旁耳目之司摧奸

擊彊脫畧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則止奉身而

去當宁嗟歎式遄其歸公去復來衆正所依百壬斂避

豈公之力休休有容繄帝之德上方用公乃不有年拱

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君仁臣直勒銘玆碑敢告

凡百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没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大和乃以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大和最長而獨後死大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奉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不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大和於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從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爲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煦曰熙

曰照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閒閒之子曰運運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於生業能使貲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衣冠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倣象山陸氏制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之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歗儔侶依山林投間竊發

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衞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乏食賴君以居者甚衆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兄德珪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

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絶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于墓者再期兄子文嗣幼病僂不良于行鞠之愈于己子且為娶於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廣顙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閒謦欬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效官使于鄱陽亟歸則殆將屬纊大和輒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

毋聽婦言乃瞑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大和等遵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黄氏子男四人長即大和某官次文泰次文厚次文轟女一人孫男九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二十二人女九人玄孫男三人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共食傳之再世纘承惟謹逮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群子姓修其業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人君子推

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迓續其遺述休於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昜其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敎曰孝與悌軫夫顚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排患釋難而卒無取洸洸義聲撼于州邑有伉其門子孫蟄蟄孰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胄扈蹕南渡始家于越膺胄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

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謍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
受告敇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
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
間益得肆其力於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
生甫十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
弱冠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
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説尤深造其閫域秉心
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

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待以
尋常子壻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
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為内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
奥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他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
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
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
密者唐珏玉潛王易簡理得吕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
而王監薄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

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遥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儁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竒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

餘縕矣顧力行如何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與世應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茍立標榜爲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

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槥聚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爲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爭前迎揖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爲

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起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己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平章政事趙凉公首以先生名聞于

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闕

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

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㬰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内助之力為多先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徵之次衡之臨之女三人

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璿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以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某爲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

某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

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
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
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
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從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
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
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

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

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吕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

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驕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為災在吳越竊深憂之是歲大侵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念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

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疾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羸粮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戸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已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

貫終日無倦攝其麄跡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録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焕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壽趙公天綱陳

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閭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于省闥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問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以早

孤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厥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旣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涓方為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

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瓌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

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官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彞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䕫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茍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

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詞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

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温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

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别以鉛黄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吕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

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覿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皡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

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藴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藁

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絶筆云金先生所致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殁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

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黄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溍為之銘溍

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

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廸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慭不訖耄期山頹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啓爾後

文獻集卷八下